

1975年7月

13

星 期 日

## 外电报道 葡萄牙局势动荡

### 葡社会党宣布退出临时政府；葡共组织游行支持贡萨尔维斯

【路透社里斯本七月十一日电】葡萄牙最大的政党社会党的一份公报说，该党今天退出了临时政府。

在采取这一行动以前，社会党人拒绝了执政的武装部队运动提出的把葡萄牙变为一个工人国家的计划。

【合众国际社里斯本七月十日电】社会党和中间偏左的人民民主党今天动员它们的力量，要就它们所谓实行共产党独裁的企图与葡萄牙左派军事统治者摊牌。

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号召群众在全国进行示威和鼓动活动。共产党的支持者处于警戒状态。

社会党的一顶声明说，“使国家沦为一种混合的组织图表的作法，从根本上说只是为了为实行独裁打掩护。”

声明认为建立群众运动，与一九一七年使共产党人在俄国掌权的那些事态发展相似。

【美联社里斯本七月十一日电】葡萄牙社会党今晨宣布它由于它所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新闻自由问题而退出联合政府。

葡萄牙的这个最大的政党的领导人从十日起一直在讨论的这个决定，使十四个月以前推翻右派旧政权以后立即建立的这个不稳的联盟最后分裂了。

社会党在《共和国报》上宣布了它的立场。这家亲社会党的里斯本日报在大约八周以前被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封闭了，以便使它不能发表批评性意见。它在军人统治者的默许下，于十日由造反的印刷工人复刊了。

社会党的声明说，党的书记处“决定它的部长和国务秘书立即停止履行在政府的职务”。它说，只有“总统的话兑现了”，只有“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得到遵守”，他们才会重新回去。戈麦斯总统和革命委员会曾经向该报经理处许诺他们可以拿回自己的报纸。

社会党关于退出政府的决定并不使人感到意外。葡萄牙的第二大党人民民主党可能效法社会党退出政府。这样一来，军方在内阁中就只剩下共产党和从它那里分出来的一个卫星党作军方的同盟者了。

【美联社里斯本七月十日电】社会党今天号召对它的追随者进行全国性动员。它说，由于军人的政权计划建立地方的人民委员会，民主受到了威胁。

在向党员散发的一项声明中，社会党领导人指责军方九日的决定是共产党影响的结果。它说：“社会党不能接受任何这样的阴谋诡计，也不会向共产党带来的反民主和反革命压力让步。”文件说，军队倡导的这种委员会（它类似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初期的苏维埃）是对“（军方）革命委员会宣布的民主道路的否定”。

文件说：“从国家的北方到南方，社会党的富于战斗性的分子必须动员起来保卫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把党的声音传达到人民，让人们警惕起来注意极权主义阴谋，巩固党在政治和思想上的团结，并准备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

仅次于社会党的葡萄牙第二大党人民民主

党也谴责人民委员会是对葡萄牙议会制的空前的威胁。

共产党今天举行了一次到总统府的群众游行，以便保卫革命和欢呼亲共的贡萨尔维斯总理。它号召人民保持持久的“警惕性”。它赞扬军方关于建立革命的人民委员会的决定。

贡萨尔维斯的地位受到其他军官的威胁，这些军官对他同共产党的密切关系感到不满。

【美联社里斯本七月十日电】成千上万的葡萄牙人今天游行到这里的总统府，以示拥护受到共产党支持的以人民委员会取代代议制政府的建议。示威者齐声高呼贡萨尔维斯总理的名字。贡萨尔维斯渡过了企图把他赶下台的难关，并使这个国家的军方领导人同意了成立工人和居民委员会。

塔斯社报道《葡萄牙共产党政治委员会声明》

【塔斯社里斯本七月十日电】题：葡萄牙共产党政治委员会声明

葡萄牙民主共和国欢迎武装部队运动大会制定的这项计划：在革命的进步力量团结一致的原则上在全国建立一些群众组织。

葡萄牙共产党政治委员会在这里发表了一项声明，强调武装部队运动这项新的计划文件肯定了所选择的革命道路。

葡萄牙共产党号召劳动群众参加在统一的工会中心“总工会”主持下将于今天举行的群众示威，以便支持武装部队运动大会作出的决定。

安置了它的卒子：在葡萄牙的军事政权里，在西班牙的地下活动，在法国的反对派里，在意大利的无政府状态里。我们敢打赌，铁托的继承问题将具有令人不快的意外情况，虽然这不是第二个萨拉热窝（一九一四年斐迪南在此被杀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种意外也罢。

这一情况会发生在“缓和”这个优惠的场合里。因为，在欧洲之外，缓和限制了冲突，但从未想划分势力范围。苏联军事的存在不断地在世界上——地中海、特别是印度洋——扩张。苏联在亚洲的推进是惊人的。印度已被它夺去。……

因为出现这些事情，缓和已经死亡。美国很不安，感到局势难以捉摸，它只是大声疾呼要求对局势的领导“权”。俄国人对这种不安感到忧虑，同时越来越试图得寸进尺地获利。那么欧洲人怎样呢？他们对夹在他们脖子上的老虎钳视而不见。他们的样子非常松懈，好象一个废弹簧似的。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七月十一日刊登一篇社论，题为《日台航线协定和廖的发言》，摘要如下：

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极为严厉地指责宫泽外相在国会上的发言，说是“践踏了日中联合声明”，大有影响日中关系之势。使人再次痛感到一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正统的政府，发展友好关系，一面同台湾维持事实上的关系这种“两面政策”该是多么困难。

成为问题的宫泽发言，很明显是把恢复日台航线问题放在心上，使其有面向台湾的含意。这个发言产生了事实上“修正”大平发言的效果，从而使台湾方面有了好感。

但是，使台湾确定恢复航线决心的主要因素，可能是台湾认识到由于印度支那半岛的剧变，它被包围在更加严峻的环境之中。菲律宾、泰国相继同中国建交，更加加深了孤立感，才不得不维持并扩大同日本的实际业务关系，这可能是实际情况。

正因为如此，中国也可能认为这是日本对陷于孤立的台湾伸出救援之手的行为，不禁对恢复日台航线感到不高兴。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因“霸权”问题而空耗时日，找不到达成协议线索的时候，中国把再次在日台之间互飞“中华航空飞机”和日本飞机，看作是日中关系中出现的倒行逆施的现象，不能仅仅认为是中国方面的过虑。另外，在党内缺乏领导力量的三木首相，能否控制住以恢复日台航线为开端出现抬头动向的逆流势力、推进日中友好路线呢？

我们认为，政府现在应当立即开始作出努力，坦率地向中国方面说明宫泽外相发言的真意和到现在为止的经过情况。与此同时，有必要用事实表示对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等发展日中关系倾注的热情。

日中关系的后退带来的政治上的不利，将是无法估计的。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七月十一日刊登一篇社论，题为《日台航线的恢复和日中之间的问题》，摘要如下：

旨在恢复去年四月以后中断了的日台航线的民间协议已于九日成立。这件事情本身，是实现改善日台交流的不自然的现状的可喜措施。但是，可以认为，三木内阁围绕这个问题的姿态，对中国则有欠考虑。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当天严厉地指责了宫泽外相一日以恢复日台航线为前提的国会答辩，把“对三木内阁的不信任”公之于众。日中关系的前途实堪忧虑。

虽然说是民间协定，但是批准的则是政府，政府的责任是回避不了的。我国政府根据形势的变化，在日中关系上有几点是值得慎重考虑的：第一、政府在这次的民间协议问题上，本应再次取得中国的谅解，但是似乎并没有表示这点诚意。第二、既然是日台航线的中断造成了损伤台湾“尊严”的结果，“恢复尊严”就成了恢复的前提。这就是宫泽一日的答辩。微妙的措词，可以认为是同台湾进行“民间合作”的产物。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刺激了中国，引出了廖承志的讲话。第三、正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踏步不前的时候，确定恢复日台航线这个时机是有问题的。

社日  
《每日新闻》

《读卖新闻》社论《日台航线的恢复和日中之间的问题》

## 《日台航线协定和廖的发言》

### 法《回声报》谈苏联搞假缓和的文章

### 《寻找缓和》

【本刊讯】法国《回声报》七月九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寻找缓和》，摘要如下：

苏联认为，杜勒斯的“遏止”是攻势的另一个说法。苏联所要的是缓和，但仍在寻求中。目的仍然是到处促进和利用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可避免的瓦解。它所盘算的是：这种瓦解会在不太紧张的世界里加速进行，那里的内部竞争会加剧，西方共产党的效能将取胜。

不错。无论是美国的外交家还是军事家，都忘记了这一政治情况：两个阵营的边界也是通过共产主义很活跃的自由国家境内的。缓和的结果不是使边界稳定下来，而是相反地使之活动了。它使共产党忠于莫斯科的问题戏剧化了。

不是所有的共产党都一样灵巧，一样敏捷地从中取利。此外，个天南欧是极其脆弱的，安全未成定局。然而，共产主义到处都很好地

# 葡革委会长时间开会后发表公报

公报强调优先处理经济问题，并宣布对八个大公司实行国有化

【法新社里斯本七月十日电】

革命委员会昨天下午举行了会议，会议一直开到今天黎明。会后发表了一项公报。

一位通常消息灵通人士说，革委会昨晚会议要研究的问题之一是这样一个动议，即谴责社会党领袖苏亚雷斯最近扬言要举行抗议示威和在必要时使国家陷入瘫痪以保卫新闻自由。

今天的公报说，革委会优先要处理的是“经济战线”的问题，并“谴责要优先处理其它任务的某些人物的言论”。

观察家们认为，这种谴责是针对苏亚雷斯而言。共产党曾指责他玩弄转移注意力的手法（即要求新闻自由，而不是“在生产战线上”进行合作）。

【合众国际社里斯本七月十一日电】社会党昨晚宣布，他们要退出葡萄牙联合政府，以抗议军人统治者为了建立共产党独裁政权而作的努力。

在宣布这一点之前，掌握政府实权的军人统治者曾宣布，他们要把社会党报纸《共和国报》的控制权交还左派工人。

与此同时，军方宣布它正在使另外八个大公司实行国有化。贡萨尔维斯总理在总统府对共产党领导的欢乐的人群说，支持革命的党派在这个国家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但是它们的行动必须与民众的根本利益一致。

国有化影响到石油化学、采矿和卡车公司，与国有化行动联系的是，冻结了这些公司的一些所有者和经理的银行存款和个人财产。

【美联社里斯本七月十日电】葡萄牙的工业家和在葡有产业的外国人开始在里斯本举行三天会议，商讨在军人政权的大规模国有化的纲领下如何拯救私营企业。

一位发言人说，这个会议是私人工业的最后机会。共产党说，这个会议是险恶的反革命会议。

## 基辛格同法总统、外长举行会谈

基辛格说双方在恢复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对话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

【美联社巴黎七月十日电】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今天与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谈了一时余。后来他说，在恢复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对话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基辛格首先与外长索瓦尼亚格会谈，然后与索瓦尼亚格一起去爱丽舍宫与德斯坦进行事先没有规定的会晤。

德斯坦的一位发言人说，在基辛格和索瓦尼亚格之间的会谈表明

两国政府在能源对话问题上的观点大大接近时，总统就决定请两位外长到他的办公室来。发言人说，“总统接见基辛格博士和索瓦尼亚格先生主要是详细讨论怎样能够恢复对话。”

基辛格对记者们说，“我们在恢复（能源）对话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他拒绝详谈。他在今年五月建议，未来的能源会议可以分为三个委员会，同时分别讨论能源问题、其它原料问题以及发展

想仍然是自由的话。

问：必须取得什么样的结果，才能为我们接受？

答：德国仍然是分裂的。柏林仍然是严重忧虑的理由。我们的东方邻居们尽管高唱缓和的乐曲，却一直在继续搞军备。因此，基民盟一基社盟不可更改的要求是：1、不可在结束性会议上最终确定欧洲的政治和地理状况。2、将来也应该可以用和平手段改变边界。3、不可放弃德国重新统一的目标。

## 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总书记发表谈话

说苏联战略目标没有改变，必须武装起来对付它

【本刊讯】西德《图片报》七月七日刊登基督教民主联盟总书记比登科普夫和该报记者的谈话，摘要如下：

问：社会民主党急切要求召开首脑会议（欧安会），基民盟不这样——为什么？

答：勃兰特和社会民主党不愿意知道，苏联的战略目标仍然没有改变。苏联想消灭自由国家，或者至少把这些国家置于它的控制之下。我们的利益必须是，武装起来对付过于强大的邻国，如果我们

## 西斯科希望美国会迅速就援土法案采取行动

他表示担心如僵局不能消除就会危及美在土基地，最后会为地中海带来不稳定局面

【美新处华盛顿七月十日电】政府坚决支持昨天提交国会的一项折衷性的法案，这项法案要求解除美国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

政治事务副国务卿西斯科，今天在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表示希望国会将迅速就这项法案采取行动。

他在该委员会发表

了一篇预先准备好的声明，说政府“要求国会两党议员给予谅解、支持和合作，帮助缓和—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严重的对外政策问题”。

他说，牵涉到的问题是维持美国同希土两国的友谊和极重要的联盟关系以及设法通过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他表示担心，如果目前

的僵局不能消除，就会危及美国在土耳其的基地，最后会为地中海东部带来不稳定的局面。

今天陪同西斯科出席听证会的有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哈特曼、无任所大使麦克洛斯基和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威廉·梅康伯。

该委员会的主席托马斯·摩根和资历深的

## 土总统总理等对美部分解除对土武器禁运的反应

【路透社社安卡拉七月十日电】

土耳其总统科鲁蒂尔克今天间接地警告说，美国要是不完全取消武器禁运，土耳其就将重新研究它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承担的义务。

科鲁蒂尔克总统在同土耳其电台记者讲话时说：“如果土耳其是一个受到直接或间接的武器禁运损害的盟国，并说它打算重新研究它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承担的义务的话，那么，在说这种话的时候，它的态度是认真和出自内心的。”

【美联社安卡拉七月十日电】德米雷尔总

理今天赞扬美国政府为恢复向土耳其运送军火所作的努力。

德米雷尔在即席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福特总统昨天的讲话说：“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及其目前的情况使我此刻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广泛解释。但我们高兴地注意到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正在继续努力。”

他还说，“当然重要的在于最后结果”。他指的是预料众议院将在下周某个时候举行的投票。德米雷尔还表示希望福特在使妥协方案

中国家的问题。新谈到的进展大概与这个折衷建议有关。

基辛格、德斯坦和索瓦尼亚格还讨论了中东局势、塞浦路斯危机和欧安会。

【德新社巴黎七月十日电】一些人士说，（法美）双方就重新进行能源对话（这种对话在四月份在这里举行的预备会议上中断了）问题达成了广泛的协议。但是还没有确定举行一次新的会议的日期。

基辛格说，他将设法使有关各方一致同意在联合国今年九月在纽约就原料问题举行特别会议以前重新召开能源会议。

## 法新社报道《德斯坦和法苏合作》

【法新社巴黎七月九日电】题：德斯坦和法苏合作

德斯坦总统今天在内阁会议上说，法苏合作是法国欧洲缓和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政府发言人罗西宣读了国家元首在经济和财政部长富尔卡德，关于在苏联进行的会谈的

报告后的讲话。

德斯坦说：“我对法苏大委员会会议的积极性感到高兴。我要强调指出，法苏经济、但也是政治的合作，是我国的欧洲缓和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我们在朗布伊埃同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原则继续起着鼓舞作用。”

少数党领袖威廉·布鲁姆菲尔德支持这项法案。布鲁姆菲尔德说这个法案“对我们的对外政策目标和我们的国家安全极为重要”。另外几位委员也表示支持这个法案。

有几个委员反对这个法案，其中有本·罗森塔尔、唐·弗雷泽、李·汉密尔顿，这些人都曾谋求实行禁运。

众议员约翰·布雷德马斯和保罗·萨班斯在该委员会下午的会议上出席作证。他们两人都表示反对这项法案。

土耳其提供武器达成的妥协协会积极有

助于土耳其政府为防止它同美国的关系发生任何恶化而一贯作出的努力。这一措词平淡的声明是土耳其对华盛顿九日确定部分取消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的第一个和唯一的正式反应。

部长是在安卡拉机场上讲这番话的，他从安卡拉机场出发前往吉达以便参加世界伊斯兰会议。

【本刊讯】南斯拉夫《政治报》七月二日以《暴风雨造成巨大损失》为题，刊登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昨天和前天，伴随着一刻不停的倾盆大雨、暴雨和冰雹的剧烈暴风雨，以每小时一百四十公里的疾速袭击了我国许多地区，并造成了人员伤亡。损失之巨大，目前很难估计。在许多地区，几千公顷的小麦倒伏在地。刚开始的麦收工作被迫中断。专家们认为，产量将会减少。几百辆康拜因陷在田野无法开动。其他作物和果园也遭到损害。

连日的暴风雨也给居民区带来了许多不幸。昨天和前天，许多街道、房屋被淹没，成百成百的人无处藏身。许多公路遭破坏，路基塌陷。正采取紧急措施以保护人的生命、财产和人身健康。

【本刊讯】南斯拉夫《政治报》七月二日刊登一篇关于南一些地区受灾情况的报道，摘要如下：

收割刚刚开始，农民们就遭到了不幸。不时达到飓风打击力量的雨浪和风浪，在最近二十四小时之内袭击了我国最富饶的地区——从伏伊伏丁那的最北部地区一直到西莫拉瓦河流域。

这些地区的收割工作已经中断，许多田地里的的小麦、大麦全部倒伏，成熟的麦粒湿度激增，麦粒脱落现象严重。玉米、向日葵和果树也遭到了强烈的暴风雨的袭击。

对损失大小尚未作出估计。但可以肯定，损失量是巨大的，农业甚至我国整个经济目前面临着一次真正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后果。况且，其他农业地区，例如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莱斯科瓦茨地区前些日子已遭到暴风雨和洪水的破坏。

昨天，暴风雨袭击了南斯拉夫的粮仓——伏伊伏丁那。最猛烈的暴风雨是在诺维萨德周围，风速每小时一百四十公里。几小时之内，几乎在所有区每平方米就倾泻了四十到六十公升雨水。

前天夜里的暴风雨还袭击了萨瓦河流域、塞姆贝里亚和图兹拉盆地的一部分地区，给作物和果树造成了巨大损失。冰雹将田野一扫而空。

南斯拉夫《政治报》关于南遭暴风雨袭击的报道

《暴风雨造成巨大损失》





日本《读卖新闻》报道

## 日本发现《阿Q正传》日译本鲁迅亲笔注解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六月二十八日以《发现有关阿Q正传》的便笺 鲁迅作了八十五条注解》为题报道：

战前把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翻译成日语的时候，鲁迅亲自写的八十五条注解，在事隔四十四年的今天才发现。

这份便笺保存在家住横滨市的山上俊子（六十一岁）手中。她的丈夫山上正义，是新闻联合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已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去世，死时刚四十三岁。

山上正义曾在无产阶级文艺杂志《播种人》创刊号（一九二一年）上发表过俳句，在同年十一月的“晓民共产党事件”中被捕，服苦役八个月，是个有从事左翼运动经历的人。他以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到达中国以后，曾多次会见鲁迅，这在鲁迅的日记中都有记载。

一九三一年初，山上正义一边工作，一边翻译《阿Q正传》，同年十月，译者用林守仁的笔名，由东京四六书院出版。

在研究鲁迅的过程中，东京大学副教授丸山升对山上正义发生了兴趣。最近，他得知山上正义的长子山上晃一（今年四十一岁）在富士电视台工作，便去横滨访问山上俊子和山上晃一母子。当时，山上俊子拿出鲁迅亲笔写的注解和信。

在日本，增田涉等人都曾收到过鲁迅的信。

但是，鲁迅给自己的作品《阿Q正传》所作的注解，这是第一次发现。据说丸山副教授非常惊奇，十分激动。丸山副教授还将加紧调查原记者山上正义的事迹，将把调查成果和信件一起转告中国。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七月十日报道：

战前鲁迅的小说代表作《阿Q正传》翻译成日文时，鲁迅亲自为日译本作了八十五项注释，详细补充说明了写这本小说的背景和意图，以助日本读者了解这部作品。最近，四十四年前鲁迅亲自写给译者的信和亲笔为译本作的注释在日本发现了，引起中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和广大日本朋友极大的兴趣，正在作进一步的研究。

译本的序言是尾崎秀实写的。尾崎后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被日本反动政府处死。序言中就提到“此书原稿曾经原作者鲁迅先生的严格校阅”。

据丸山说，看了鲁迅对译文的注解，使他对《阿Q正传》过去所忽略的地方有深刻的印象。

看来《阿Q正传》的日译本出版前，山上正义将译文请鲁迅看过，因此，鲁迅在致山上的日文信中有云：“认为误译的地方和可供参考的地方，大致上已经写上。”另外，在有红色直格的

中国式信笺上，鲁迅用毛笔很工整地写上八十五项注释。字体很小，清楚工整，这是鲁迅独特的写作形式。

例如鲁迅对《阿Q

正传》中赌博时忌讳遇见尼姑就作了注释说明，指出这是中国的迷信。这些注释对于日本读者来说是饶有兴趣的，文中误译的地方鲁迅也有说明，例如对文中“引车卖浆”，被误译为“拉车子的行商”，鲁迅解释那是推车子卖豆腐浆。日本另一位译过《阿Q正传》的译者竹内好，对这一重要发现感到极大的兴趣。他说：“看到鲁迅亲笔的注释，真令人感到高兴。这是了解原书若干字句的重要线索，对于了解鲁迅是有帮助的。”

丸山升对这一发现更是兴奋。他对新闻记者说：“林守仁（即山上正义的笔名）的译本现在几乎找不到了。它已令人忘记了这个译本原来是经过鲁迅校阅的，我对译者山上正义曾做过记者感到兴趣，展开了追查工作，幸运的是，终于发现了鲁迅的亲笔注释。今后准备进一步搜集山上正义的生平资料。”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七月五日据六月二十八日日本《每日新闻》晚报报道：据说，鲁迅为《阿Q正传》日译本所写的注解是用书信的形式写出来的，最前面的是作者对译文的简单感想，注解共计八十五项，是用毛笔书写的间有汉字的日文。信末所写的日期则为一九三一年三月三日。

【本刊讯】美国《纽约每日新闻》七月七日报登迈克尔·奥尼尔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新中国》、《看一看不可思议的中国石油世界的内幕》，摘要如下：

（原编者注：迈克尔·奥尼尔是《纽约每日新闻》的执行主编，他随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代表团到中国进行了二十五天的访问，最近刚刚回到国内。）

广阔的北方荒野象平静的海洋一般平躺在满洲土地上。放眼四望，周围是连接不断的地平线，天显得异乎寻常地低。

这是一片寒冷而不友善的土地，距俄国边界有二百一十英里，经常有豺狼出没，由蒙古刮来的风扫过这里一直刮到日本海，不受任何阻挡。除了大庆之外，看不到人类文化的一点痕迹。

在大庆，四十万男人、女人和孩子同人们难以置信的不利条件进行斗争，在这片荒野建成了大片的帐篷和简陋的土屋，开辟了耕地，铺设了高低不平的土路，设立了幼儿园、学校和医院，建设了工厂和油井。主要是油井。

大庆是中国最大的油田，它是中国得以避免能源危机并且进至能够向日本和其他国家出口石油的一个因素。我最近同十六位报纸主编一道访问了大庆。我们是被准许进入这一地区的第一批美国人。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在温暖的六月的阳光下，妇女正在运送一筐筐的石头，并且用手工把石头砸成小石块，来铺设新的公路。千百名男人用铁锹和镐头挖掘深沟，以便铺设穿越广阔的原野伸向四面八方的输油管。

一队队人数不多的工人，有老的也有年轻的，都拥在庄稼地里，有节奏地挥动着他们手中的锄头。由马和驴一道拖曳的古老的大车夹在装运石油的卡车中间在公路上缓缓爬行，在不远的地方矗立着一座每年可以处理

一千万吨原油的现代化炼油厂。

使人更为意外的是把这些开拓者组成为指挥部、大队和工程队的巨大的社会组织工作。几乎他们生活中的每一分钟——工作、学习、军事训练、运动、甚至娱乐——都是由他们的革委会领导人安排好了的。这个地区就象一座巨大的兵营。

大庆妇女开采队的工人都是十八岁至二十五岁的单身的前红卫兵学生。她们一同住在营房里，一同在公共澡堂里洗澡，一同在食堂里吃饭，一同参加马列主义学习小组，甚至集体参加文体活动。从她们兴奋地叙述她们所取得的成就这一点可以看出，她们也是以一种几乎象信宗教那样的热情工作。

她们的领导人之一、一位生气勃勃的、能说会道的漂亮的女人说：“我们能在井上工作，我们也

美国报纸主编协会访华代表团成员奥尼尔访问大庆观感

## 《看一看不可思议的中国石油世界的内幕》

能种田。我们能唱革命歌曲，我们也能打仗。男人能做的事情，我们也能做。”

她不是在骗人。妇女们正在管理二十个油井和十二个水压井，担负着所有测量、试验和维修工作。她们的油井在四年内生产了一百七十万吨的原油，等于旧中国四十二年的总产量的四倍。

这些妇女除了管理她们的油井之外，她们自己的食物，大部分是象菜豆、茄子之类蔬菜，有很大一部分是她们自己种的。

好像她们的油井和菜园使她们忙得还不够一样，妇女开采队还进行定期的民兵训练。这是符合毛的教导的：新中国所有的好公民，除了在工厂里和在田间工作外，还要准备打仗。

顺便说一下，她们的打靶练习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由十

名妇女组成的一个班穿着陆军的肥大的绿制服，敏捷地走到了步枪射击场上，在她们年轻人的愉快的脸上充满了守纪律的严肃表情。

在我注视着打靶时，我不能不感到费解：是什么东西激励这些妇女呢？什么是看来她们具有的热情的泉源？她们从中国的各个角落来到了这个没有什么福利而充满着艰难困苦的大草原上。但是，她们清楚表明她们热爱她们正在做的事情并且对她们成就感到自豪。没有明显的感到不满的迹象。

在叫做红色卫星中心的另一个营地，人们向我们谈了一个曾经背叛大庆的艰苦生活的妇女的故事。向她指出了她的道路是错误的——我们不知道怎样指出的，后来她成为她的生产队的一位“领导成员”。这个队的领导人说，“我们正在克

沁和上千种技术困难战斗，并且和反对毛的“叛徒们”进行战斗。

甚至这个采油队也有它自己的英雄，这就是一个名叫徐淑英（译音）的被称为“铁姑娘”的劳动模范。她怎样获得了这一称号的呢？她有点害羞地说，她受到“王的鼓舞”，热爱她的工作。她养过猪，赶过车，养过驴和保养过水井——显然她把这些工作做得都非常好。

工人们也不断地被告知关于国内外的阶级敌人的情况，这些敌人威胁他们的新世界。在目前，孔夫子和故国防部长林彪是主要的坏蛋，因为据说他们代表着资本主义思想。作为外国敌人，美国人现在正退出去，而俄国人正走进来。炼油厂的经理关绍明（译音）告诉我们：

“俄国人撕毁了为我们修建炼油厂的合同。他们走时把设备也带走了。所以头顶蓝天，脚踏荒野，除了工人以外，没有任何依靠。”

除去鼓动和劝告之外，大庆的工人得到适当的工资，按八级工资制，一个月从十九美元到五十五美元不等。家庭生活相当好，因为大部分妻子和大点的孩子都参加工作。

还有许多福利，如象公费医疗、免费提供交通工具、水电和住房。

大庆是毛泽东支持的一个农业工业社会的缩影。它还被举出作为说明“地方主动性”和“自力更生”的典范，中国领导人正在狂热努力实现“自力更生”。

中国现在正在外国市场上购买在沿海钻探石油的先进设备，以便推进勘探在北京以东渤海湾和黄海的丰富石油矿藏的活动。中国希望到一九八〇年把产量增加到二亿吨，大部分专家都说这个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

但是，中国并不真正愿意求助于外国人。在工业方面，它的口号仍然是“学大庆”，因为在那里，中国蔑视了外国的禁运，征服了荒野，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油田。

日本《读卖新闻》报道

## 日本发现《阿Q正传》日译本鲁迅亲笔注解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六月二十八日以《发现有关阿Q正传》的便笺 鲁迅作了八十五条注解》为题报道：

战前把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翻译成日语的时候，鲁迅亲自写的八十五条注解，在事隔四十四年的今天才发现。

这份便笺保存在家住横滨市的山上俊子（六十一岁）手中。她的丈夫山上正义，是新闻联合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已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去世，死时刚四十三岁。

山上正义曾在无产阶级文艺杂志《播种人》创刊号（一九二一年）上发表过俳句，在同年十一月的“晓民共产党事件”中被捕，服苦役八个月，是个有从事左翼运动经历的人。他以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到达中国以后，曾多次会见鲁迅，这在鲁迅的日记中都有记载。

一九三一年初，山上正义一边工作，一边翻译《阿Q正传》，同年十月，译者用林守仁的笔名，由东京四六书院出版。

在研究鲁迅的过程中，东京大学副教授丸山升对山上正义发生了兴趣。最近，他得知山上正义的长子山上晃一（今年四十一岁）在富士电视台工作，便去横滨访问山上俊子和山上晃一母子。当时，山上俊子拿出鲁迅亲笔写的注解和信。

在日本，增田涉等人都曾收到过鲁迅的信。

但是，鲁迅给自己的作品《阿Q正传》所作的注解，这是第一次发现。据说丸山副教授非常惊奇，十分激动。丸山副教授还将加紧调查原记者山上正义的事迹，将把调查成果和信件一起转告中国。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七月十日报道：

战前鲁迅的小说代表作《阿Q正传》翻译成日文时，鲁迅亲自为日译本作了八十五项注释，详细补充说明了写这本小说的背景和意图，以助日本读者了解这部作品。最近，四十四年前鲁迅亲自写给译者的信和亲笔为译本作的注释在日本发现了，引起中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和广大日本朋友极大的兴趣，正在作进一步的研究。

译本的序言是尾崎秀实写的。尾崎后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被日本反动政府处死。序言中就提到“此书原稿曾经原作者鲁迅先生的严格校阅”。

据丸山说，看了鲁迅对译文的注解，使他对《阿Q正传》过去所忽略的地方有深刻的印象。

看来《阿Q正传》的日译本出版前，山上正义将译文请鲁迅看过，因此，鲁迅在致山上的日文信中有云：“认为误译的地方和可供参考的地方，大致上已经写上。”另外，在有红色直格的

中国式信笺上，鲁迅用毛笔很工整地写上八十五项注释。字体很小，清楚工整，这是鲁迅独特的写作形式。

例如鲁迅对《阿Q

正传》中赌博时忌讳遇见尼姑就作了注释说明，指出这是中国的迷信。这些注释对于日本读者来说是饶有兴趣的，文中误译的地方鲁迅也有说明，例如对文中“引车卖浆”，被误译为“拉车子的行商”，鲁迅解释那是推车子卖豆腐浆。日本另一位译过《阿Q正传》的译者竹内好，对这一重要发现感到极大的兴趣。他说：“看到鲁迅亲笔的注释，真令人感到高兴。这是了解原书若干字句的重要线索，对于了解鲁迅是有帮助的。”

丸山升对这一发现更是兴奋。他对新闻记者说：“林守仁（即山上正义的笔名）的译本现在几乎找不到了。它已令人忘记了这个译本原来是经过鲁迅校阅的，我对译者山上正义曾做过记者感到兴趣，展开了追查工作，幸运的是，终于发现了鲁迅的亲笔注释。今后准备进一步搜集山上正义的生平资料。”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七月五日据六月二十八日日本《每日新闻》晚报报道：据说，鲁迅为《阿Q正传》日译本所写的注解是用书信的形式写出来的，最前面的是作者对译文的简单感想，注解共计八十五项，是用毛笔书写的间有汉字的日文。信末所写的日期则为一九三一年三月三日。

【本刊讯】美国《纽约每日新闻》七月七日报登迈克尔·奥尼尔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新中国》、《看一看不可思议的中国石油世界的内幕》，摘要如下：

（原编者注：迈克尔·奥尼尔是《纽约每日新闻》的执行主编，他随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代表团到中国进行了二十五天的访问，最近刚刚回到国内。）

广阔的北方荒野象平静的海洋一般平躺在满洲土地上。放眼四望，周围是连接不断的地平线，天显得异乎寻常地低。

这是一片寒冷而不友善的土地，距俄国边界有二百一十英里，经常有豺狼出没，由蒙古刮来的风扫过这里一直刮到日本海，不受任何阻挡。除了大庆之外，看不到人类文化的一点痕迹。

在大庆，四十万男人、女人和孩子同人们难以置信的不利条件进行斗争，在这片荒野建成了大片的帐篷和简陋的土屋，开辟了耕地，铺设了高低不平的土路，设立了幼儿园、学校和医院，建设了工厂和油井。主要是油井。

大庆是中国最大的油田，它是中国得以避免能源危机并且进至能够向日本和其他国家出口石油的一个因素。我最近同十六位报纸主编一道访问了大庆。我们是被准许进入这一地区的第一批美国人。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在温暖的六月的阳光下，妇女正在运送一筐筐的石头，并且用手工把石头砸成小石块，来铺设新的公路。千百名男人用铁锹和镐头挖掘深沟，以便铺设穿越广阔的原野伸向四面八方的输油管。

一队队人数不多的工人，有老的也有年轻的，都拥在庄稼地里，有节奏地挥动着他们手中的锄头。由马和驴一道拖曳的古老的大车夹在装运石油的卡车中间在公路上缓缓爬行，在不远的地方矗立着一座每年可以处理

一千万吨原油的现代化炼油厂。

使人更为意外的是把这些开拓者组成为指挥部、大队和工程队的巨大的社会组织工作。几乎他们生活中的每一分钟——工作、学习、军事训练、运动、甚至娱乐——都是由他们的革委会领导人安排好了的。这个地区就象一座巨大的兵营。

大庆妇女开采队的工人都是十八岁至二十五岁的单身的前红卫兵学生。她们一同住在营房里，一同在公共澡堂里洗澡，一同在食堂里吃饭，一同参加马列主义学习小组，甚至集体参加文体活动。从她们兴奋地叙述她们所取得的成就这一点可以看出，她们也是以一种几乎象信宗教那样的热情工作。

她们的领导人之一、一位生气勃勃的、能说会道的漂亮的女人说：“我们能在井上工作，我们也

名妇女组成的一个班穿着陆军的肥大的绿制服，敏捷地走到了步枪射击场上，在她们年轻人的愉快的脸上充满了守纪律的严肃表情。

在我注视着打靶时，我不能不感到费解：是什么东西激励这些妇女呢？什么是看来她们具有的热情的泉源？她们从中国的各个角落来到了这个没有什么福利而充满着艰难困苦的大草原上。但是，她们清楚表明她们热爱她们正在做的事情并且对她们成就感到自豪。没有明显的感到不满的迹象。

在叫做红色卫星中心的另一个营地，人们向我们谈了一个曾经背叛大庆的艰苦生活的妇女的故事。向她指出了她的道路是错误的——我们不知道怎样指出的，后来她成为她的生产队的一位“领导成员”。这个队的领导人说，“我们正在克

沁和上千种技术困难战斗，并且和反对毛的“叛徒们”进行战斗。

甚至这个采油队也有它自己的英雄，这就是一个名叫徐淑英（译音）的被称为“铁姑娘”的劳动模范。她怎样获得了这一称号的呢？她有点害羞地说，她受到“王的鼓舞”，热爱她的工作。她养过猪，赶过车，养过驴和保养过水井——显然她把这些工作做得都非常好。

工人们也不断地被告知关于国内外的阶级敌人的情况，这些敌人威胁他们的新世界。在目前，孔夫子和故国防部长林彪是主要的坏蛋，因为据说他们代表着资本主义思想。作为外国敌人，美国人现在正退出去，而俄国人正走进来。炼油厂的经理关绍明（译音）告诉我们：

“俄国人撕毁了为我们修建炼油厂的合同。他们走时把设备也带走了。所以头顶蓝天，脚踏荒野，除了工人以外，没有任何依靠。”

除去鼓动和劝告之外，大庆的工人得到适当的工资，按八级工资制，一个月从十九美元到五十五美元不等。家庭生活相当好，因为大部分妻子和大点的孩子都参加工作。

还有许多福利，如象公费医疗、免费提供交通工具、水电和住房。

大庆是毛泽东支持的一个农业工业社会的缩影。它还被举出作为说明“地方主动性”和“自力更生”的典范，中国领导人正在狂热努力实现“自力更生”。

中国现在正在外国市场上购买在沿海钻探石油的先进设备，以便推进勘探在北京以东渤海湾和黄海的丰富石油矿藏的活动。中国希望到一九八〇年把产量增加到二亿吨，大部分专家都说这个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

但是，中国并不真正愿意求助于外国人。在工业方面，它的口号仍然是“学大庆”，因为在那里，中国蔑视了外国的禁运，征服了荒野，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油田。

美国报纸主编协会访华代表团成员奥尼尔访问大庆观感

## 《看一看不可思议的中国石油世界的内幕》

能种田。我们能唱革命歌曲，我们也能打仗。男人能做的事情，我们也能做。”

她不是在骗人。妇女们正在管理二十个油井和十二个水压井，担负着所有测量、试验和维修工作。她们的油井在四年内生产了一百七十万吨的原油，等于旧中国四十二年的总产量的四倍。

这些妇女除了管理她们的油井之外，她们自己的食物，大部分是象菜豆、茄子之类蔬菜，有很大一部分是她们自己种的。

好像她们的油井和菜园使她们忙得还不够一样，妇女开采队还进行定期的民兵训练。这是符合毛的教导的：新中国所有的好公民，除了在工厂里和在田间工作外，还要准备打仗。

顺便说一下，她们的打靶练习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由十

服一切个人主义。工作是我们的乐趣。”感到乐趣的原因是不清楚的，但是中国领导人制订了一个发动群众的惊人的有效的制度。

中国人被告诉，他们要对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取得的进步感到自豪，并且要期待未来还会取得更大的进步，如果他们继续为人民忘我地工作的话。他们还被告诉，不要把自己视为个人或一个家庭的成员，而要把自己看成为这个国家工作的一个集体的一部分。

这种集体的社会组织造成了强有力的集体压力，迫使人们去完成党的领导人确定的目标。竭力调动人们的团结精神，就象美国海军陆战队提倡集体精神一样。

在大庆，伟大的英雄是“铁人”王进喜，他是一个像保罗·布尼安（美国民间传说中的伐木巨人——本刊注）式的人物，他同寒冰、泥